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典卷一百九十三

四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三百十一

史部

通典卷一百九十三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西戎五

康居

康居國漢時通焉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與粟弋伊鄰接王理樂越匿地卑闡城亦居蘇薤城去長安萬二千

三百里不屬都護戶十二萬東至都護理所五千五百里

與大月氏同俗地和暖饒桐柳蒲萄多牛羊出好馬駒羈

事匈奴宣帝時郅支單于殺漢使者西阻康居

依其險阻以自保固

其後甘延壽陳湯誅滅郅支單于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

漢貢獻然自以絕遠獨驕慢都護郭舜數上言康居驕黠

今遣子入侍此其欲賈市爲好辭之詐也宜歸其侍子絕

勿復使

不通使於其國

燉煌酒泉二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

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

非至計也漢爲其新通重致遠人

以此聲名爲重終羈縻而未絕

自後無聞或名號變易或遷徙吞并非所詳也至晉武帝

泰始中其王那鼻遣使獻善馬至後魏太武大延中遣使

朝貢其國又稱者舌

後魏史云即漢康居國也

至隋時謂之康國大業

中遣使朝貢其王姓溫月氏人也

隋史云即漢康居之後自漢以來相承不絕

舊居祁連山昭武城自被匈奴所破西踰葱嶺遂有此國

枝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諸國米國史國曹國何國安國

小安國那色波國烏那曷國穆國凡九國皆其種類並以

昭武爲姓示不忘本也康國都於薩寶水上阿祿迪城王
索髮冠七寶金花衣綾羅錦繡白疊其妻有髻幪以皂巾
丈夫翦髮錦袍名爲強國西域諸國多歸之人皆深目高
鼻多鬚髯善商賈諸夷多湊其國有大小鼓琵琶五弦箏
篳篥婚姻喪制與突厥同俗奉佛爲胡書氣候溫宜五穀
勤修園蔬樹木滋茂出馬駝騾犂牛黃金硃砂甘松香
阿薩那香枇杷麝皮氍毹錦疊多葡萄酒富家或置千
石者連年不敗○韋節西蕃記云康國人並善賈男年

五歲則令學書少解則遣學賈以得利多為善其人好音聲以六月一日為歲首至此日王及人庶並服新衣剪髮鬚在國城東林下七日馬射至欲罷日置一金錢於帖上射中者則得一日為王俗事天神崇敬甚重云神兒七日死失骸骨事神之人每至其月俱著黑疊衣徒跣撫胸號哭涕淚交流丈夫婦女三五百人散在草野求天兒骸骨七日便止國城外別有二百餘戶專知喪事別築一院其院內養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屍置此

院內令狗食之肉盡收骸骨埋殯無棺槨○大唐貞觀二十一年其國獻黃桃大如鵝卵其色如金亦呼為金桃杜環經行記云康國在米國西南三百餘里一名薩未建土沃人富國小有神祠名拔詣國事者本出於此

曹國附

曹國隋時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國無主康國王令子烏建領之勝兵千餘人國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東諸國並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破羅闊丈五尺高

下相稱每月以駝五頭馬十疋羊百口祭之常有千人食之不盡東南去康國百里西去何國百五十里東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來貢

何國

附

何國隋時亦都那密水南數里亦舊康居地也其王姓昭武亦康國之族類國城樓北壁畫華夏天子西壁則畫波斯拂菻

力甚反

諸國王東壁則畫突厥婆羅門諸國

王勝兵千人其王坐金羊座風俗與康國同東去曹國

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國三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大業中及大唐武德貞觀中皆遣使來貢

史國附

史國隋時都獨莫水南十里亦舊康居地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支庶也勝兵千餘人俗同康國北去康國二百三十里南去吐火羅五百里西去那色波國二百里東北去米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里大業中始通中國後漸強盛乃創建乞史城為數十里郭邑二萬家

○大唐貞觀中遣使來貢

自曹國何國史國皆在漢之康居故地遂便附之焉

奄蔡

奄蔡漢時通焉西與大秦接東南二千里與康居接去陽關八千餘里控弦十餘萬與康居同俗而屬康居土氣溫和臨大澤無涯岸多楨松白草及貂畜牧逐水草蓋近北海至後漢改名阿蘭聊國後魏時曰粟特國一名溫那沙

後魏史云初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至文成帝初遣使朝貢其王忽倪已三代矣

周

武帝時亦遣使來貢

滑國

滑國車師之別種也後漢順帝永建初八滑從班勇擊北虜有功漢以八滑為後部親漢侯自魏晉以來不通中國至梁武帝普通初其王厭帶夷栗陀始遣使獻貢黃師子白貂裘波斯錦等物後魏之居桑乾也滑猶小國屬蠕蠕後稍强大征其旁國波斯渴槃罽賓龜茲疎勒姑墨于闐等國焉其獸有師子兩脚駝野驢有角人皆善騎射著小袖長袍用金玉為帶女人披裘頭上刻

木為角長六寸以金銀飾之兄弟共妻無城甃屋為居
東向開戶其王坐金床隨太歲轉無文字以木為契與
旁國通使國中為胡書羊皮為紙無職官事天神火神
每日則出戶祀神而後食跪一拜而止死以木為槨父
母死其子截一耳葬訖即吉其言語待譯然後通至後
魏時謂之滑匿

噉噉

噉噉國或云高車之別種或云大月氏之種類其源出

於塞北自金山至後魏文成帝時已八九十年矣在于
闐之西東去長安一萬一千里衣服類胡加以纓絡頭
皆翦髮其語與蠕蠕高車及諸胡不同部衆可十萬依
隨水草其國無車有輿多駝馬用刑嚴急盜無多少皆
腰斬盜一責十死者富家累石為藏貧者掘地而埋隨
身諸物皆置塚內又兄弟共娶一妻無兄弟者妻戴一
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帽角焉西域康
居于闐踈勒安息及諸小國三十餘所皆役屬之號為

大國每遣使朝貢孝明帝熙平中遣伏子統宋雲使西域所經諸國不能知其本末及山川里數今舉其畧云
挹怛同

挹怛同至隋時又謂挹怛國焉挹怛國都烏潁水南二百餘里大月氏之種類也勝兵五六萬人俗善戰先時國亂突厥遣通設字詰強領其國俗同吐火羅南去曹國千五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來貢
○按劉璠梁典滑國姓嘑噠後裔以姓為國號轉訛又

謂之挹怛焉

其本源或云車師之種或云高車之種或云大月氏之種又韋節西蕃記云親問其

國人並自稱挹闐又按漢書陳湯征郅支康居副王挹闐抄其後重此或康居之種類然傳自遠國夷語訛舛年代綿邈莫知根實不可得而辨也今考其風俗物產及諸家所說而編之

天竺

天竺後漢通焉即前漢時身毒國

初張騫使大夏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

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身毒國市之即天竺也或云摩伽陀或云婆羅門在葱嶺之南去月氏東南數千里地方三萬餘里其中分為五天竺一曰中天竺二曰東天竺三曰南天竺四曰西天竺五曰北天竺地各數千里城邑數百南天竺際大海北天竺距雪山四周有山為壁南面一谷通為國門東天竺東際大海與扶南林

邑鄰接但隔小海而已西天竺與罽賓波斯相接中天竺據四天竺之間國並有王漢時又有捐毒國去長安九千八百里去都護理所二千八百里南與葱嶺相連北與烏孫接衣服類烏孫隨水草故塞種也顏師古云捐毒即身毒身毒則天竺也塞種即釋種也蓋語音有輕重也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盤起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別城數百城置

長有別國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而俱名身毒

扶南傳云舍衛

國隸屬天竺伽尸國一名波羅奈國亦名皮波羅奈斯國竺法維佛國記云波羅奈國在伽維羅越國南千四百八十里釋法盛歷國傳云其國有稍割牛其牛黑色角細長可四尺餘十日一割不割便困病或致死人服牛血皆老壽國人皆壽五百歲都臨恒河一名迦毗黎牛壽亦等於人亦天竺屬國

河靈驚山胡語曰耆闍崛山山有青石頭似驚鳥

竺法維佛

國記云在摩竭提國南亦天竺屬國也

其時皆屬月氏月氏殺其王而置

將令統其人俗修浮圖道不殺生飲酒桓帝延熹二年

頻從日南徼外來獻時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百姓稍

有奉者後至轉盛其國人土著與月氏同而卑濕暑熱

人弱於月氏魏晉代絕不復通梁武帝天監初其王長

史竺羅貢獻後魏宣武帝時南天竺國遣使獻駿馬云

其國出師子貂豹獬

胡昆反

橐駝犀象有火齊如雲母而

色紫裂之則薄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皆有金剛
似紫石英百鍊不銷可以切玉璫瑁金銅鐵鉛錫金縷
織成金罽白疊毼毼

毼音塔
音登

又有旃檀鬱金等香甘蔗

諸果石蜜胡椒薑黑鹽西與大秦安息交市海中或至
扶南交趾貿易多珊瑚珠璣琅玕俗無簿籍以齒貝為
貨尤工幻化丈夫致敬極者舐足摩踵而致其辭家有
音樂倡伎其王與大臣多服錦罽王為螺髻於頂餘髮
翦之使短丈夫翦髮穿耳垂瑠俗皆徒跣衣重白色怯

於鬪戰有弓箭甲稍亦有飛梯地道木牛流馬之法有
文字善天文算歷之術其人皆學悉曇章書於貝多樹
葉以記事隋煬帝志通西域遣裴矩應接西蕃諸國多
有至者唯天竺不通帝以為恨○大唐武德中其東西
南北四天竺悉為中天竺所并貞觀十五年其王姓乞
利咤丑栗反名尸羅逸多或云姓利利氏遣使奉表二十
二年右衛率府長史王元策奉使天竺會尸羅逸多死
國大亂其臣那伏帝阿羅那順自立乃發兵拒元策遁

抵於吐蕃之西南以書徵鄰國之兵吐蕃發精銳千二

百人泥婆羅國發七千餘騎來赴元策與其副蔣師仁

率二國之兵進至茶縛音博和羅城即中天竺之所居也

連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赴水溺死者且萬人獲其

王妃及王子等虜男女萬三千人牛馬三萬餘疋於是

天竺響震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餘所遂俘阿羅那

順以還晉宋時浮圖經云臨倪國其王生浮圖太子也父曰肩頭耶母曰莫耶浮圖身服色黃髮青如

青絲始莫耶夢白象始孕及生從母左脇出生而有鬚
墜地能行七步此國在天竺域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

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館受大月氏使王
伊存口授浮圖經國曰復豆者其人也伊蒲塞桑門伯
開疏間白間比丘桑門皆弟子號也浮圖所載與中國
老子經相出入蓋昔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
胡為浮圖徒屬弟子號各有二十九不能計載畧之
諸家紀天竺國事多錄諸僧法明道安之流傳記疑皆
怪誕不經不復悉纂
也已具序畧註中

車離

車離後漢時通焉居沙奇城一名禮惟特一名沛隸王
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大國也其土氣物類與天竺同
別城數十皆稱王其人怯弱地東西南北方數千里人

皆長八尺乘象駱駝往來鄰國有寇乘象以戰

師子

師子國東晉時通焉天竺旁國也在西海之中延袤二千餘里多出奇寶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五穀隨人所種不須時節其國舊無人止有鬼神有龍居之諸國商賈來共市易鬼不見其形但珍寶明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國人聞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停住者遂成大國能馴養師子遂以為名風俗與婆羅門同而尤

敬佛法安帝義熙初遣使獻玉佛像高四尺二寸玉色

潔潤形制殊特殆非人工歷晉宋代在建康瓦官寺先

徵士戴安道手制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畫維摩詰並玉
像時人謂為三絕至齊東昏遂毀玉像前截臂次取身
為嬖妾潘貴妃作釵釧時咸歎惜之建康即今丹陽郡江寧縣

宋文帝元嘉五年其王

剎利摩訶南遣使貢獻梁武帝大通元年後王伽葉伽

羅訶黎耶亦遣使貢獻

杜環記師子國亦曰新檀又曰婆羅門即南天竺也國之北人

盡胡貌秋夏炎旱國之南人盡獠面四時霖
雨從此始有佛法寺舍人皆儋耳布裹腰

高附

高附後漢時通馬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也其俗似天竺而弱易服善賈販內富於財所屬無常天竺罽賓安息三國強則得之弱則失之

後漢史云先未嘗屬月氏前漢書以為五翕侯數誤

矣後屬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翕許及反

大秦

大秦一名犂犂

犂居言反一云前漢時犂犂國也

後漢時始通焉其國

在西海之西亦云海西國其王理安都城宮室皆以水精為柱從條支西度海曲萬里去長安蓋四萬里其地

平正人居星布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四百餘城
小國役屬者數十西有大海海西有遲散城王城有官
曹簿領而文字習胡人皆髻頭而衣文繡亦有白蓋小
車旌旗之屬及十里一亭三十里一堠一如中州地多

師子遮害行旅不百餘人持兵器輒為所食其王無常
人皆簡立賢者有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受放
者無怨其人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或云本
中國人也土有駭鷄犀

抱朴子云通天犀有一白理如
經者以盛米置犀鷄中欲啄米

至輒驚去故南人名為駭鷄也

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為蘇合土多金銀

奇寶夜光璧明月珠琥珀琉璃神龜白馬朱髦瑇瑁元

熊赤螭辟毒鼠大貝車渠

廣雅云車渠渠石似玉

瑪瑙

廣雅云瑪瑙石似玉

寶

出西海有養者似狗多力獷惡

寶藏宗反獷古猛反

北附庸小邑

有羊羔自然生於土中候其欲萌築墻院之恐為獸所

食也其臍與地連割之絕則死擊物驚之乃驚鳴遂絕

逐水草無羣又有木難金翅鳥口中結沫所成碧色珠

也土人珍之

曹子建記云珊瑚間木難

有幻人能額上為炎燼手中

作江湖舉足而珠玉自墮開口則旛眊亂出

前漢武帝時遣使至

安息安息獻犂靬幻人二皆蹙眉峭鼻亂髮拳鬚長四尺五寸旛音煩眊人志反

有織成細布

言用水羊毛名曰海西布出細布作毼毼毼罽帳之

屬其色又鮮於海東諸國所作也又常利得中國縑素

解以為胡綾紺紋數與安息諸胡交市於海中西南漲

海中可七八百里行到珊瑚洲水底有盤石珊瑚生其

上大秦人常乘大船載鐵網令水工沒先入視之可下

網乃下初生白而漸漸似苗坼甲歷一歲許出網目間

變作黃色支格交錯高極三四尺者圍尺餘三年色乃
赤好後沒視之知可採便以鐵鈔發其根乃以索繫網
使人於船上絞車舉出還國理截恣意所作若失時不
舉便蠹敗其王常欲通使於漢塗經大海使客往來皆
齎三歲糧是以至者稀桓帝延熹初大秦王安敦遣使
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貢
並無珍異疑傳者隱之至晉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貢
獻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處幾於日所

入也五外國六圖云從隅巨北有國名大秦其種長大身丈
千里亦曰大秦其人顏色紅白男子悉著素衣婦人皆
服珠錦好飲酒尚乾餅多淫巧善織絡或有倂在諸國
守死不改鄉風琉璃妙者天下莫比王城方八十里四
面境土各數千里勝兵約有百萬常與大秦相禦西枕
西海南枕南海北接可薩突厥西海中有市客主同和
我往則彼去彼來則我歸賣者陳之於前買者酬之於
後皆以其直置諸物傍待領直然後收物名曰鬼市又
聞西有女國感水而生又去摩隣國在秋薩羅國西南
渡大磧行二千里至其國其人黑其俗獷少米麥無草
木馬食乾魚人食鵠莽鵠莽即波斯棗也瘴癘特甚諸
國陸行之所經山胡則一種法有數般有大食法有大
秦法有尋尋法其尋尋蒸報於諸夷狄中最甚當食不
語其大食法者以弟子親戚而作判典縱有微過不至
相累不食猪狗驢馬等肉不拜國王父母之尊大信鬼

神祀天而已其俗每七日一假不買賣不出納唯飲酒
謔浪終日其大秦善醫眼及痢或未病先見或開腦出
蟲

小人

小人在大秦之南軀纔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食大
秦每衛助之小人竭其珍以酬報

軒渠

軒渠其國多九色鳥青口綠頸紫翼紅膺紺頂丹足碧
身紺背元尾亦名九尾鳥亦名錦鳳其青多紅少謂之

繡鸞常從弱水西來或云是西王母之禽也其國幣貨同三童國

三童

三童在軒渠國西南千里人皆眼有三睛珠或有四古者能為一種聲亦能俱語常貨多用蕉越犀象作金幣率效國王之面亦效王后之面若丈夫交易則用國王之面王死則更鑄

以上三國與大秦隣接故附之

澤散

澤散魏時聞焉屬大秦其理在海中央北至驢分水行半歲風疾時一月到最與安息城谷相近西南詣大秦都不知里數

驢分

驢分魏時聞焉屬大秦去大秦都二千里從驢分城西之人秦度海飛橋長二百四十里發海道西南繞海道直西行至焉

堅昆

堅昆魏時聞馬在康居西勝兵二萬人隨水草畜牧多
貂有好馬

呼得

呼得魏時聞馬在葱嶺北烏孫西北康居東北勝兵萬
餘人隨水草畜牧出好馬亦多貂

丁令

丁令魏時聞馬在康居北勝兵六萬人隨畜牧出名鼠
皮白子青昆子皮此上三國堅昆中央俱去匈奴單于

庭安習水七千里南至車師六國五千里西南去康居
界二千里西去康居王理八千里或以為此丁令即匈
奴北丁令也而此丁令在烏孫西似其種別也又匈奴
北有屈射國有隔昆國有新犁國自北之南又復有丁
令非烏孫西丁令也烏孫長老言北丁令有馬腦國其
人聲音似鴈鶩從膝以上身至頭人也膝以下生毛馬
腦馬蹄不騎馬而走疾於馬勇健敢戰

短人

短人魏時聞焉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三尺人衆甚多
去奄蔡諸國甚遠康居長老傳聞嘗有商旅行北方迷
惑失道而到斯國中甚多真珠夜光明月珠見者不知
名此國號言以意商度此國去康居可萬餘里突厥本末記云
突厥窟北馬行一月有短人國長者不踰三尺亦有二
尺者頭少毛髮若羊胞之狀突厥呼為羊胞頭國其傍
無他種類相侵俗無寇盜但有大鳥高七八尺常伺短
人啄而食之短人皆持弓矢以為之備按此亦在西北
即魏畧云短人國是也

波斯

波斯後魏時通焉在達曷水之西都宿利城

後周史云蘇利城隋

史云蘇蘭城記錄音訛其實一也

有河經其城中南流即條支之故地

也大月氏之別種其先有波斯匿王其子孫以王父字為氏因為國號焉王姓波斯戶十餘萬東去中國萬餘里西去海數百里東南去穆國四千餘里西北去拂菻四千五百里有樓觀屋宇佛寺城西十五里有土山周迴高大其勢連接甚遠中有鷲鳥噉羊土人極以為患其王坐金羊座戴金花冠衣錦袍織成帔飾以真珠寶

物其俗丈夫翦髮戴白皮帽貫頭衫兩廂近下開之并

布巾帔緣以織成婦人服大衫帔仍貫五色珠絡之於

膊王即位以後擇諸子內賢者密書其名封之於庫諸

子及大臣皆莫之知也王死衆乃共發書視之其封內

有名者即立以為王餘子各出就邊任兄弟更不相見

也國人號王曰醫囀

才割反

妃曰陟率王之諸子曰殺野

其刑法重罪懸諸竿射而殺之次則繫獄新王立乃釋

之賦稅準地輸銀錢事火神天神婚合不擇尊卑於諸

夷之中最為醜穢死者多棄屍於山一月理服城外有
人別居唯知喪葬之事號為不淨人若入城市搖鈴自
別以六月為歲首氣候暑熱家自藏冰其地多砂磧引
水溉灌其五穀及禽獸與中夏畧同唯無稻及黍土出
名馬及駝富室至有數千頭者出象師子及良犬有大
鳥形如橐駝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能噉人
有大鳥卵真珠頗黎珊瑚琉璃瑪瑙水精瑟瑟金銀鍮
石金鋼火齊銅錫鑛鐵朱砂水銀錦疊細布氍毹毼毼

護那越諾布金縷織成赤麋皮薰陸鬱金蘇合青木等
香胡椒華撥石蜜千年棗香附子訶黎勒無食子鹽綠
雌黃又有優鉢曇花鮮華可愛地有鹹池孝明帝時及
西魏末並貢方物突厥不能至其國亦羈縻之隋大業
中亦遣使來貢○大唐貞觀二十一年其國又獻活褥
虵形類鼠而色青身長八九寸能入穴取鼠杜環記云
自被大食
滅至天寶末
已百餘年矣

悅般

悅般後魏時通焉在烏孫西北其先匈奴北單于之部落也為漢車騎將軍竇憲所逐北單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龜茲北地方數千里衆可二十餘萬涼州人猶謂之單于王其風俗言語似高車而其人清潔於胡俗剪髮齊眉以餽餉塗之昱然光澤日三澡漱然後飲食其國南界有火山山傍石皆焦鎔流地數十里乃凝堅人取以為藥即石流黃也太武真君九年遣使朝獻並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脉令斷擊人頭

令骨陷皆血出淋漓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內其口中
令嚙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痕癥太武乃
取死罪囚試之皆驗云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
受其術而厚遇之

伏盧尼

伏盧尼後魏時通焉理伏盧尼城在波斯國西北有大
河南流中有鳥其形似人亦有如橐駝馬者皆有異常
居水中出水便死城北有云尼山出銀珊瑚琥珀多師

子

朱俱波

朱俱波後魏時通焉亦名朱居槃國漢子合國也今并有之漢西夜蒲犁依耐得若四國之地在于闐國西千餘里其西至渴槃國南至女國三千里北至疎勒九百里東至葱嶺二百里其王本疎勒國人

魏畧西戎傳曰西夜并屬疎勒

宣武永平中朱居槃國遣使朝貢其人言語與于闐相似其間小異人貌多同華夏亦類疎勒○大唐武德以

後亦頻遣使朝貢

渴槃陀

渴槃陀後魏時通焉亦名漢陀國亦名渴羅陀國理葱嶺中在朱俱波國西至護密國其南至懸度山無定界北至疎勒國界西北至判汗國其王本疎勒人累代相承以居此國有戶二千餘懸度山在國西南四百里懸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因以為名今按懸度葱嶺迤邐相屬郵

置所絕道阻且長故行人由之莫能分別然法顯宋雲

所經即懸度山也又有頭痛山在國西南向罽賓歷大

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

宋膺異物志云大頭痛小頭痛山皆在渠

搜之東疎勒之西經之者身熱頭痛夏不可行行則致死唯冬可行尚嘔吐山有毒藥氣之所為也冬乃枯歇

故可行也其葱嶺俗號極嶷山今按葱嶺周環其國衣服人

貌語音與于闐相似其間多有異者書與婆羅門同國

中咸事佛人山居勁健雜人多而胡少有音樂兵器有

甲稍弓刀

稍音朔

國法殺人刼賊者死餘徵罰其稅雜輸

之服飾婚姻同踈勒王坐金牀死者埋殯七日為孝太武帝大延三年來朝獻於後不絕

粟弋

粟弋後魏通馬在葱嶺大國一名粟特一名特拘夢出好馬牛羊蒲萄諸果出美蒲萄酒其土地水美故也出大禾高丈餘子如胡豆在安息北五千里附庸小國四百餘城至太武帝時遣使來朝獻

阿鈎羌

阿鈞羌後魏通焉在莎車西南國西有懸度山其間四
百里中往往有棧道下臨不測之淵人行以繩索相持
而度土有五穀諸果市用錢為貨居止立宮室有兵器

副貨

副貨後魏通焉東至阿富汗使且國西至沒誰國中間相
去千里南有連山不知名北至奇沙國相去千五百里
宜五穀蒲萄唯有駝驪國王有黃金殿下有金駝七頭
各高三尺孝文帝時其王遣使朝貢

疊伏羅

疊伏羅後魏時通焉去代三萬一千里國中有勿悉城
城北有疆奇水西流有白象土宜五穀宣武帝時遣使
獻方物

賒彌

賒彌後魏時聞焉在波斯之南山居不信佛法專事諸
神亦附噉嚙東有鉢盧勒國路嶮綠鐵鑠而度下不見
底後魏遣使宋雲等竟不能達

石國

石國隋時通焉居於藥殺水都柘折城方千餘里本漢大宛北鄙之地東與北至西突厥界西至波臘國界西南至康居界南至率都沙那國界王姓石國城之東南立屋置座於中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燒餘之骨金甕盛之置於床上巡遶而行散以香花雜果王率臣下設祭焉禮終王與夫人出就別帳臣下以次列坐而饗宴有粟麥多良馬南去音撥汗六百里東南去

瓜州六千里隋大業五年大唐貞觀八年並遣使朝貢

杜環經行記云其國城一名赭支一名大宛天寶中鎮西節度使高仙芝擒其王及妻子歸京師國中有二水一名真珠河一名質河並西北流土地平敞多果實出好犬良馬又云碎葉國從安西北西北千餘里有敕達嶺嶺南是大唐北界嶺北是突厥騎施南界西南至葱嶺二千餘里其水嶺南流者盡過中國而歸東海嶺北流者盡經胡境而入北海又北行數日度雪海其海在山中春夏常雨雪故曰雪海中有細道道傍往往有水孔嵌空萬仞轉墮者莫知所在敕達嶺北行千餘里至碎葉川其川東頭有熱海茲地寒而不凍故曰熱海又有碎葉城天寶七年北庭節度使王正見薄伐城壁摧毀邑居零落昔交河公主所居止之處建大雲寺猶存其川西接石國約長千餘里川中有異姓部落有異姓突厥各有兵馬數萬城堡間雜日尋干戈凡是農人皆擐

甲冑專相虜掠以為奴婢其川西頭有城名曰恒羅斯
石國人鎮即天寶十年高仙芝軍敗之地從此至西海
以來自三月至九月天無雲雨皆以雪水種田宜
大麥小麥稻禾豌豆畢豆飲蒲萄酒麋酒醋乳

女國

女國隋時通焉在葱嶺之南其國代以女為國王王姓
蘇毘女王之夫號為金聚不知政事國內丈夫唯以征
伐為務山上為城方五六里人有萬家王居九層之樓
侍女數百人五日一聽朝復有小女王共理國政其俗
貴婦人輕丈夫而性不妬忌男女皆以彩色塗面一日

之內或數度變改之男子皆被髮婦人辮髮而紫之其

王死若無女嗣位國人乃調斂金錢得數百萬還於死

王之族買女而立之其地五男三女貴女子賤丈夫婦

人為吏職男子為軍士女子貴者則多有侍男男子不

得有侍女雖賤庶之女盡為家長有數夫焉生子皆從

母姓氣候多寒以射獵為業出鍬石朱砂麝香里之反

牛駿馬蜀馬尤多鹽常將鹽向天竺興販其利數倍亦

數與天竺及党項戰爭其女王死國中貴人剥取皮以

金屑和骨肉置於瓶內而埋之經一年又以其皮納於鐵器埋之俗事阿脩羅神開皇中遣使來貢

吐火羅

吐火羅一名土壑宜後魏時吐呼羅國也隋時通焉都葱嶺西五百里在烏滸河南即嫪水也與挹怛雜居勝兵十萬人皆習戰俗奉佛多男少婦人故兄弟通室婦人五夫則首飾戴五角十夫戴十角男子無兄弟者則與他人結爲昆季方始得妻不然終身無婦矣生子屬

其長兄被服文字與于闐畧同城北有頗黎山南崖穴
中有神馬國人每牧馬於其側時產名駒皆汗血焉其
北界則漢時大宛之地南去曹國千七百里東去瓜州
六千七百里大業中遣使來貢○大唐初屬西突厥高
宗永徽初遣使獻大鳥高七尺其色元足如駝鼓翅而
行日三百里能噉鐵夷俗謂爲駝鳥龍朔元年吐火羅
置州縣使王名遠進西域圖記並請于闐以西波斯以
東十六國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縣一百軍府百二十

六仍於吐火羅國立碑以紀聖德帝從之

劫國

劫國隋時聞焉在葱嶺中西與南俱與賒彌國界接西北至挹怛國去長安萬二千里有戶數萬氣候熱有稻麥粟豆羊馬出洛沙青黛婚姻同突厥死亡棄於山○大唐武德二年遣使貢寶帶金鑲頗梨水精盃各一頗梨四百九十枚大者如棗小者如酸棗

陀羅伊羅

陀羅伊羅隋時聞焉在烏荼國北大雪山坡上緣梯登山接七百梯方到其國

越底延

越底延國隋時聞焉理辛頭河北南至婆羅門國三十里西北至賒彌國千餘里東北至瓜州五千四百里其王婆羅門種類戶數萬有弓矢刀稍皮甲國法不殺人重罪流輕者杖國無課稅其俗事佛書同婆羅門王及庶人翦髮衣錦袍不開縫貧者衣白疊婦人爲髻衣裙

衫帔長巾俗清潔氣候溫多稻有羊馬多牛出鎡石訶
梨勒石蜜麋皮細疊

大食

大食大唐永徽中遣使朝貢云其國在波斯之西或云
初有波斯胡人若有神助得刀殺人因招附諸胡有胡
人十一來據次第摩首受化爲王此後衆漸歸附遂滅
波斯又破拂菻及婆羅門城所向無敵兵衆有四十二
萬有國以來三十四年矣初王已死次傳第一摩首者

今王即是第三其王姓大食其國男夫鼻大而長瘦黑
多鬚鬢似婆羅門女人端麗亦有文學與波斯不同出
駝馬驢騾羖羊等土多砂石不堪耕種無五穀唯食駝
象等肉破波斯拂菻始有米麴敬事天神又云其王常
遣人乘船將衣糧入海經涉八年未極西岸於海中見
一方石石上有樹枝赤葉青樹上總生小兒長六七寸
見人不語而皆能笑動其手脚頭著樹枝人摘取入手
即乾黑其使得一枝還今在大食王處

杜環經行記云
一名亞俱羅其

大食王號暮門都此處其士女瓊偉長大衣裳鮮潔容
止閑麗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無問貴賤一日五時禮
天食肉作齋以殺生爲功德繫銀帶佩銀刀斷飲酒禁
音樂人相爭者不至毆擊又有禮堂容數萬人每七日
王出禮拜登高座爲衆說法曰人生甚難天道不易姦
非劫竊細行謾言安已危人欺貧虐賤有一於此罪莫
大焉凡有征戰爲敵所戮必得生天殺其敵人獲福無
量率土稟化從之如流法唯從寬薨唯從儉郭廓之內
里閑之中土地所生無物不有四方輻輳萬貨豐賤錦
綉珠貝滿於市肆駝馬驢騾充於街巷刻石蜜爲盧舍
有似中國寶輦每至節日將獻貴人琉璃器皿鍮石瓶
鉢蓋不可數算粳米白麴不異中華其果有扁桃又千
年棗其蔓菁根大如斗而圓味甚美餘菜亦與諸國同
蒲萄大者如鷄子香油貴者有二一名耶塞漫一名沒
匝女甲反師香草貴者有二一名查塞萃蒲孔反一名
葵蘆茝綾絹機杼金銀匠畫匠漢匠起作畫者京兆人

樊淑劉泚織絡者河東人樂隈呂禮又以索駝駕車其
馬俗云西海濱龍與馬交所產也腹肚小脚腕長善者
日走千里其駝小而緊背有孤峰良者日馳千里又有
駝鳥高四尺以上脚似駝蹄頸項勝得人騎行五六里
其卵大如三升又有薺樹實如夏棗堪作油食除瘡其
氣候溫土地無冰雪人多瘧痢一年之內十中五死今
吞滅四五十國皆為所役屬多分其兵鎮守其境盡於
西海焉又云朱祿國在亞梅國西南七百餘里胡姓朱
者茲土人也其城方十五里用鐵爲城門城中有鹽池
又有兩所佛寺其境東西百四十里南北百八十里村
柵連接樹木交映四面合匝總是流沙南有大河流入
其境分渠數百溉灌一州其土沃饒其人淨潔墻宇高
厚市廛平正水既雕刻土亦繪畫又有細軟疊布羔羊
皮裘估其上者值銀錢數百果有紅桃白棣遏白黃李
瓜大者名尋支十餘人食一顆輒足越瓜長四尺以上
菜有蔓菁蘿蔔長葱顆葱芸臺胡荽葛藍單達茴香英

莖瓠蘆尤多蒲萄又有黃牛野馬水鴨石雞其俗以五月為歲每歲以畫缸相獻有打毬節鞦韆節其大食東道使鎮於此從此至西海以來大食波斯參雜居止其俗禮天不食自死肉及宿肉以香油塗髮又云昔國在大食西界周迴數千里造屋兼瓦壘石為壁米穀殊賤有大川東流入亞俱羅商客糶此糶彼往來相繼人多魁梧衣裳寬大有似儒服其苦國有五節度有兵馬一萬以上北接可薩突厥可薩北又有突厥足似牛蹄好啖人

○魏徵論曰自古開遠夷通絕域必因宏放之主皆起好事之臣張騫鑿空於前班超投筆於後或結之以重寶或懾之以利劍投軀萬死之地以立一朝之功皆由主尚來遠之名臣徇輕生之節是知上之所好下

必有甚焉者也煬帝規模宏侈掩吞秦漢裴矩方進西域圖記以蕩其心故萬乘親出玉門關置伊吾且末郡而關右暨於流沙騷然無聊生矣古哲王之制方五千里務安諸夏不事要荒豈威不能加德不能被蓋不以四夷勞中國不以無用害有用也是以秦成五嶺漢事三邊或道殣相繼或戶口減半隋室恃其強盛亦狼狽於青海此皆一人失其道故億兆罹其毒也

通典卷一百九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三百十二

史部

通典卷一百九十四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邊防十

北狄一

序畧

北狄

白虎通云狄者易也言辟易無別說文云狄本犬種故從犬

以畜牧爲業隨逐

水草無文書俗簡易以言語爲約束然各有分地射獵

禽獸食肉衣皮習於攻戰此天性也畜之所多則馬牛

羊其奇畜則橐駝驢羸馱駟駒騊驒驥

橐駝言能負橐駝而馱物也羸

驢種而馬生之也馱駟駟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駒騊駟野馬類也生北海驒驒駟駟類也駝徒河反馱音決駟

音提駒音陶駟音圖驒音顛又云驒驒野馬也

唐虞則山戎夏則獯鬻周則獫狁

狁懿王時德衰侵暴及涇陽地

今安定平涼郡地並涇水之陽獫音險狁音允

人被其苦至曾孫宣王乃命將討伐至太原稱爲中興

四夷賓服其後山戎越燕伐齊後又伐燕齊桓公救燕

敗走之襄王之時戎狄至維邑東至衛境侵盜尤甚晉

文公乃興師攘却居於西河固洛之間

今洛之上郡銀川之地固音銀

號曰赤翟白翟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

今郡則樓煩故地

燕

北有東胡山戎

鳥桓之光也後為鮮卑

各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往

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不相統一及晉悼公納魏絳之

謀和諸戎戎服而晉強晉侯賞魏子金石之樂至安王

之時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

句注山一名西陁山在今鴈門郡

洎於戰

國趙武靈王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

自代傍陰山下至高闕為塞

按漢武帝元朔二年遣衛青渡西河至高闕破匈奴

河自今靈武郡之西南便北流千餘里過九原郡乃東
流時帝都都在秦所謂西河疑是此處其高闕當在河之
西今九原郡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將秦開襲破
之西北也

東胡却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

造陽在今
媯川郡之

北襄平即遼東
所理今安東府

置上谷

今上谷范陽文安
河間媯川等郡

漁陽

今漁陽
密雲郡

右北平

今北平郡

遼西遼東郡以距胡

今安東府地

匈奴之先夏

氏之後殷代奔北夷至七國時國漸強盛以爲隣敵及

秦始皇平天下北却匈奴築長城渡河以陰山爲塞

陰山

今安北府北山海經已有匈奴周書又曰
正北匈奴以索駝白玉爲獻當時猶微也及秦亂劉項

相持之際未遑邊備單于頭曼稍稍渡河南復其故地

今洛交安
化郡地

至冒頓匈奴益強盛盡服從北夷南與諸夏

爲敵國圍漢高帝於白登

今雲中
郡東南

帝因婁敬說後妻以

宗女公主呂后文帝復通和親其後復大入蕭關

今平
涼郡

蕭關
縣

燒回中宮

今扶風
郡界

於是置細柳棘門霸上三軍以

備焉納昆錯說召人實塞下終景帝時不爲大患武帝

因王恢議誘單于入塞不克自爾侵盜尤甚衛青霍去

病累歲窮討盡徙漠北矣漢境又至於陰山開河西置

酒泉等郡

今以

隔絕羌胡遂通西域宣帝時其國亂賢

王以下爭立爲五單于呼韓邪南移近塞朝漢爲藩臣

郅支奔康居爲甘延壽誅滅成帝時單于又來朝賜以

後宮王嬙單于喜甚上書願保塞上谷

今媯川郡

以西至燉

煌今請罷備邊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郎中候應習邊

事陳十不可及王莽輔政易單于璽曰章改號恭奴單

于復大寇盜莽又改號降奴服于發兵屯戍議蒲三十

萬十道窮追分裂爲十五單于嚴尤諫陳五難至後漢

建武二十四年其國饑疫死耗分爲南北單于其南單

于款塞願永爲藩蔽扞禦北狄入居雲中

今榆林郡單于府地

後

又移居美稷

今西河郡

臧宮等上書請遂滅北匈奴光武務

欲息人不許和帝時北單于爲竇憲破滅安帝時南單

于屢被鮮卑侵掠靈獻之際轉又挫傷魏武帝遂分爲

五部置於西河離石諸郡

今太原西河昌化郡之間

劉元海則左賢

王之孫而南匈奴種微矣初烏桓漢武帝時霍去病擊

匈奴左地因徙於上谷漁陽之間爲漢偵察匈奴動靜

始置護烏桓校尉監統之至後漢漸强盛光武納班彪
冊又置校尉獻帝以後寇掠轉甚竟爲曹公所滅自桓
靈之際鮮卑又盛盡有漢北匈奴故地至光和中其帥
爭立國亂而檀石槐之種魏文帝時爲小種鮮卑軻比
能破之比能自明帝以後國亂離散諸部大人慕容拓
跋宇文更盛並稱大號跨有中州焉蠕蠕自拓跋初徙
雲中即有種落後魏太武神麈中强盛又盡有匈奴故
地其主社崙始號可汗猶言皇帝以後常與後魏爲敵

國明帝熙平以後其國主爭立大亂東西魏之時突厥
既强蠕蠕主奔西魏悉被誅滅自蠕蠕衰弱突厥漸盛
至西魏大統中大破蠕蠕又盡有匈奴故地其主土門
號可汗猶古之單于也北齊後周爭結婚姻傾府藏事
之至大邏便沙鉢畧分爲二國大邏便之後爲西突厥
焉隋文帝開皇中本國荒亂其主染干朝隋並徙種落
於朔州及夏勝二州之間

朔今馬邑郡夏今朔方郡勝今榆林郡

煬帝親

幸其部其後始畢可汗圍帝於鴈門因隋亂華人奔湊

又更強盛控弦百萬勢凌中夏大唐武德中寇原州

今平

涼郡貞觀初頡利又至渭橋四年李靖滅其國靈州

今靈武郡

總管張寶相擒頡利獻焉太宗納溫彥博議置其餘種

於河南朔方之地其後滋繁分爲六州至阿史那元珍

叛還故地開元初本落亂又請降復處河南俄又叛去

其西突厥自隋開皇中國亂各自爲一國大業末西突

厥被北突厥所滅北突厥武太后嗣聖初其主默啜寇

定趙二州

定今博陵郡趙今趙郡

大殺掠而去自三代以還北狄

盛衰可畧而紀其小國者時有侵擾不爲大患者則不暇錄焉唯契丹武太后萬歲通天初其帥李盡忠孫萬

榮陷營州

今柳城郡

自稱爲可汗司農卿麻仁節等二十八

將敗於西峽石黃驤谷仁節死焉賊又陷冀州

今信都郡刺

史陸寶積死之夏官尚書平章事王孝傑率兵十八萬又敗沒於東峽石又令御史大夫婁師德率兵二十萬拒之萬榮爲家奴所殺其黨遂潰

匈奴上

匈奴先祖夏氏之裔曰淳維殷時奔北方至周末七國
時而與燕趙秦三國爲邊隣趙孝成王使李牧備匈奴
善撫士卒以便宜置吏租皆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殺牛
享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約曰匈奴有來入盜者但
急自備敢捕虜者斬而匈奴每入烽火謹候輒入收保
不敢戰如是者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牧爲怯雖趙
兵亦以爲吾將軍怯邊士皆曰不用賞賜願得一戰於
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騎萬三千匹穀者十萬

穀張也音

工豆反張
弓弩也

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小入佯

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率衆來入寇李牧張

左右翼擊大破之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

胡也襜處廉反襜魯

反甘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

城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人之衆北

擊胡悉逐出塞收河南地渡河以陰山爲塞築四十四

縣城臨河徙謫戍以充之

有罪謫合徙者令徙居之

而通直道自九

原今九原郡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

繕起臨

洮至遼東萬餘里

秦之臨洮在和政郡和政縣即長城之所起

匈奴單于曰

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至秦亂諸秦所謫徙戍邊者

皆復去於是復稍渡河與中國界於故塞

今安化延安平涼郡之地

後爲其太子冒頓以鳴鏑射殺之而自立爲單于

時秦二世

年元遂東襲滅東胡王虜其民衆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

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

樓煩已具前白羊未詳所在疑今朔方新秦等郡之地

侵

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

南塞至朝那膚施

朝那今安定郡臨涇縣膚施今延安郡膚施縣

是時漢方與

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故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

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

離尚矣

尚久遠也

其世傳不可得而次然至冒頓而匈奴最

強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爲敵國其世姓官號可

得而記云單于姓孛鞮氏

按後漢史南單于比姓虛連鞮雖相記有異而其音相類

孛力全反鞮丁奚反

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

撐大庚反

匈奴謂天

爲撐犁謂子爲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

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

谷音鹿蠡盧兮反

左右大將左

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

故常以太子爲左屠耆王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

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其大臣

皆世官呼衍氏蘭氏

顏師古曰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者是也蘭姓今亦有之

其後

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

以東

直當也其下並同今媯川郡之東

接穢貊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

上郡以西

今上郡洛交延安咸寧郡之西

接氐羌而單于庭直代雲中

今雲中單于安邊郡之北

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

谷蠡最爲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

置千長百長行長什長裨小王

裨頻移反

相都尉當戶且渠

之屬

且子餘反今沮渠姓蓋本因此官也

歲正月諸長少會單于庭祠五

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課校

人畜計

匈奴秋社八月中會祭處也蹕者繞也言繞林木者尚豎柳枝衆騎馳繞三周乃止

此其遺法計者人畜之數蹕音帶其刑法拔刃尺者

死坐盜者没入其家有小罪者輒

輒者謂輾轢其骨節若今之厭蹶者也

大者死獄久者不滿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

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向

坐者以左爲尊

日上戊巳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

晉張華曰匈奴

名塚曰豆落

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舉事常

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

酒而所得鹵獲因以與之得人以爲奴婢故其戰人人

自爲趨利

趨讀曰趨趨嚮也

善爲誘兵以包敵

包裏取之

故其逐利

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輦死者盡得

其家財是時漢初定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

今馬邑郡地

匈奴

奴大攻圍馬邑韓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

注攻太原至晉陽下

今太原府

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於是冒

頓佯敗走誘漢兵漢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

平城

在今雲中郡

步兵未盡到冒頓果出精兵三十餘萬騎

圍高帝於白登七日

白登在平城東南十餘里

高帝乃使使間厚遺

閼氏冒頓遂引兵去漢亦罷歸是時冒頓兵強數苦北

邊帝患之問劉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

以武服也冒頓殺父妻羣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信義說

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矣陛下誠能以長公主妻
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爲閼氏生
子必爲太子代立爲單于也何者貪漢重幣也陛下以
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遣使辯士諷諭以禮節冒頓
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大父
抗禮哉可無戰以漸臣也高帝曰善使敬往結和親之
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去長安近者
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新破少人地肥饒

可益實之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今
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強族一日

有變陛下未得安枕而卧也臣願徙齊諸田楚昭屈景

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於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

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帝曰善乃從

敬議徙十餘萬口是後冒頓常來往侵盜代地

今安邊及馬邑

郡之北境是

高帝患之乃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閼

氏

諸王女曰翁主者言其父自主昏也關於馬反氏音走

孝惠高后時冒頓寢驕

寢漸也 迺爲書使使遺高后詞甚悖慢后大怒召丞相陳

平樊噲季布等議之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

問布布曰噲可斬也前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

十二萬噲爲上將軍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

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穀弩今歌吟之聲未絕傷痍者

甫起也 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

謾也

謾欺誑也音曼又音莫干反

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

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澤報書卑辭

謝之冒頡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

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至孝文即位復修和親之事

而寇盜不已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

月氏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

甚便漢許之文帝前六年復遣宗人女翁主妻老上單

于為閼氏

冒頡子名稽粥也宗人女亦諸侯王之女也

使宦者燕人中行說

傅公主

姓中行名說行音胡郎反說讀為悅

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

我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

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之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弊以示不如旃裘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

去棄也

以示不如湏酪之便美也

湏乳汁也

音直用反

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識其人衆畜牧自

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必窮之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十四年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虜人民畜

產甚多遂至彭陽

今彭原郡彭原縣

燒回中宮候騎至雍

今扶風郡

縣甘泉

漢甘泉宮在今雲陽縣

於是文帝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

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等大發

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

所殺匈奴日以驕歲入邊殺掠人民畜產甚衆雲中遼

東最甚帝又遺單于書復約和親事帝苦匈奴為患數

聞趙將李齊之賢時趙人馮唐為郎中署長

為郎署中最長帝

因問唐曰父老知之乎唐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

將也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闡以內寡

人制之闡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

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

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

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

林

澹都
甘反

西抑強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霸後會趙王

遷立用郭開讒而誅李牧是以為秦所滅今臣竊聞魏

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

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
塞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
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
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法必
用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
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
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
悅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

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

車騎之士

時賈誼論邊事曰天

下之勢方倒懸願陛下少省之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
蠻夷者天下之足也蠻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
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是倒懸之勢也
天下倒懸莫之能解猶謂國有人乎非但倒懸而已也
古之正義東西南北苟舟車之所達人跡之所至莫不
率服而後稱皇今稱號甚美而實不出長城彼非特不
服也又大不敬邊長不寧中長不靜辟如伏虎見便必

動將何時已臣竊料匈奴控弦大率六萬騎五口而出
介卒一人五六三十計此三十萬餘口耳未及漢千石
大縣也而乃敢歲言侵盜慮欲亢禮妨害帝義甚非道
也陛下何不能為此立一官置吏以主匈奴雖以千石
居之可也令國中日理匈奴日危將必以匈奴之衆為
漢臣人制之令千家而為一國處之塞外自隴西延安
至遼東各有分地以使邊備月氏灌窳變皆屬之

窳音庚

其置郡然後罷戍休邊收天下之兵帝之威德而內行

外信四荒悅服矣不然不大興不足以旁午走急數十萬之衆積於北方天下安得食而饋之西臨重困則難為工矣帝不能用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而中行說復事之漢復與匈奴和親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

雲中今單于府榆林郡之地

所殺掠

甚衆於是漢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匈奴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是時匈奴強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太子家令晁錯上言

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匈奴三入隴西攻城屠邑毆掠畜產民氣破傷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砥礪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

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日
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
車之水

漸浸也漸
音子廉反

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

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
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
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陣相近平
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
竹蕭草木蒙籠枝葉茂接此矛鉞之地也

鉞鐵杷短兵
鉞市連反

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阻相薄此劒楯之地也弓
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
趨利不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
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
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
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
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卒不可用以其
將與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

與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强弱異勢

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强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

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

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谿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

道傾側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

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

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

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

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

騎射騶發騶謂之官騶發矢之

善者矢道同的

言其妙射

則匈奴之革筒

以木皮為鎧

木薦

以木板為

楯

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劒戟交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

足弗能給也

給為相連及

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

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

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

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強為弱在俛仰之間耳今降胡

義渠蠻夷之屬來歸義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

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當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橫此萬全之術也文

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貊築塞河上南攻楊越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越者非所以衛邊塞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

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貊

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

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

能讀曰耐下同

楊越之地少陰多

陽其人疏理鳥獸稀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

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債於道

債仆也債音奮

秦民見行如往棄

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

以嘗有市籍者

贅之說反賈音古

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常有市

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

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供復役之也

不順

行者深怨有背叛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

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

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

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無銖兩之報死事之

後不得一等之復天下明知其禍烈及已也

猛火曰烈取以喻耳

故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

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

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

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
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
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畝今使胡人數處轉
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

北地今
彭原安

化靈武五原
等郡之地

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

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
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
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

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

藺石雷石可投入也渠荅鐵藜也雷

力內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

道調立城邑無下千家

調謂筭度之也總計城邑之中令有度千家以上也調音徒弔

反為中周虎落

鄭氏曰虎落者外藩也

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

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

募有罪人及罪人遇赦復作竟其日月者今皆除其罰令居之

也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

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

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

謂其等級同於列卿

其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

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

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

言胡人入為寇驅掠漢人及畜產而

他人能止得其所驅者令其本主以半賞之

縣官為贖

胡得漢人官為贖備價贖之耳

其民

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

言非以此事欲

立德義於主上也

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

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
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
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
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
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
稱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
心而勿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
募而勸往矣時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

遠音于
萬反

漢兵亦

罷後歲餘文帝崩景帝立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
單于遣翁主如故約終景帝世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
武帝即位議安邊之術大行王恢曰漢與匈奴和親率
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舉兵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曰
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遷
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人不足為強
自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弊勢必危殆
以為不如和親於是上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

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其後王恢以鴈門馬

邑豪聶翁壹

馬邑今郡朔州也姓聶名壹翁老人之稱也

間闌出物

不受禁固謂之

闌也與匈奴交易

私出塞交市也

佯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

信之乃上言天子天子召問公卿議之王恢對曰三代

之時北有強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

種樹以時倉庫皆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

內為一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臣竊為

擊之便韓安國又曰不然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

服色非威不能制強不能服也以為遠方絕域不收之

人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

悍勇也至亟急也

如炎飈

必遙反

去如收電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

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勢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

便王恢曰不然昔秦繆公都雍

今扶風郡縣

地方三百里知

時宜之變攻取西戎闢地千里并國十四隴西北地是

也及後蒙恬為秦侵胡闢地數千里以河為境累石為

城樹榆為塞

今榆林郡南即秦榆林塞地

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烽

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百倍之資未百分之一以攻匈奴必不留

行矣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

饑正理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隳

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

長驅難以為功從

音縱

行則迫力橫行則中絕疾則糧乏

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

言以軍遺

敵人令虜獲也

意者有他言巧可以上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

未見深入之利恢曰今臣言擊之者固非強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於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乃從恢議陰使聶壹乘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則財物可盡得單于以為然而許之聶壹乃詐斬死罪囚懸其頭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乃以

十萬騎入武州塞

今在馬邑郡界

是時漢伏兵三十餘萬匿馬

邑傍於是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大驚乃引

還漢兵追至塞度追不及皆罷兵上怒王恢不擊單于

輜重下恢廷尉以恢逗撓乃誅之

逗猶行避也軍法逗遛畏懦者腰斬逗音

豆撓女巧反

自是後匈奴絕和親攻盜入邊不可勝數後數

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

河南得胡首虜數千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

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而為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

縣造陽地以予胡

言縣斗辟西近胡斗絕也縣之斗曲入匈奴界者其中有造陽地辟讀曰

僻在今媯川郡懷戎縣北

其後伊穉斜單于時

軍臣

漢使驃騎將軍

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討之得胡首

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

匈奴祭天處在雲陽甘泉山下秦擊奪其

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像也為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法

其夏霍

去病復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

今張掖郡界

攻祁連山

今交河郡界一名天山

得胡首虜三萬餘級單于怒昆

音

邪王休

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敗召欲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

漢漢元狩二年

漢使去病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並將其衆

降漢凡四萬餘人於是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武今

威之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諸郡

秦中以實之秦今新西滅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奴

入右北平平今北定襄邑今馬各數萬騎殺掠千餘人其明

年春漢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疋私負衣裝者及私將馬從

者非公糧重不與馬負載糧食者令大將軍青驃騎將

軍去病中分軍青出定襄去病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

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青接戰漢兵

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

度從各反

遂獨

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

斬首虜凡萬九千級

且行且捕斬之

北至寘顏山趙信城而還

趙信所作因以名城寘徒干反

去病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

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

居胥山禪姑衍臨瀚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

王庭漢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

令音零下同在今西平郡

往往通

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

言其地相

接不絕

初漢兩將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物

故者亦萬數

物故謂死也

漢馬死者十餘萬疋匈奴雖病遠

去而漢馬亦少無以復往於是漢久不北擊胡後數歲

滅兩越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

武節

見示

既而使郭吉諷告烏維單于

伊穉耶之子

曰南越王

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

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

亟急也音居力反

何但遠走

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語卒單于大怒留郭

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數

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是時漢東拔濊貊朝鮮以為郡

濊與穢同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並今安東府之東而西置酒泉郡今郡以隔絕

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烏孫王以

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為塞眩雷地名在烏

孫北眩音縣雷音雷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漢使北地王烏如匈

奴匈奴復調以甘言調古語字欲多得漢財物給主烏曰吾

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結為兄弟

紹詐也徒改反

王烏歸報漢漢

為單于築邸於長安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紹王烏

特但也

殊無意入漢數使奇兵侵犯漢邊乃拜郭昌為拔胡將

軍及浞野侯

浞士角反

趙破奴屯朔方以東備胡臨菑人主

父偃

臨菑今北海郡縣

上書諫曰臣聞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

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且怒者

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夫務戰勝窮武事未

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

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

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

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

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

母靡弊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

恬將兵攻胡闢地千里以河為境然後發天下丁男以

守北河終不能踰河而北

按史記蒙恬傳云渡河據陰山而偃云不能踰河而北未

詳何為不同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

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東萊黃腫

古東萊腫音瑞今文登郡文登縣

瑯琊

郡今

負海之郡

城今景

轉輸北河

北朔

率三十鍾而致

一石

六斛四斗曰鍾計百九十二石而得一石至

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

子紡績不足於幃幕百姓靡敝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

始叛也及高皇帝定天下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往擊

之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乃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

天下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

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

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願陛下熟計之而加

察焉太初三年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

今九原郡地

數

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所謂光祿塞也列亭至盧朐

盧朐

山名光祿塞今新秦郡銀城縣之北

至且鞮侯單于

且子餘反鞮丁兮反烏維之弟兒單于之

叔漢既誅大宛威振外國單于初立恐漢襲之盡歸漢

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於漢且鞮乃自謂我兒子安敢

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

丈人尊老之稱也行音胡浪反

漢遣中

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漢

使騎都尉李陵將部兵五千出居延北千餘里

今張掖郡境

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單于圍

陵陵降匈奴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狐鹿姑單于

且鞮

子侯之立六年侵盜上谷其年復入五原酒泉殺兩部都

尉於是漢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貳師遣屬國胡

騎二千與戰虜兵壞散漢軍乘勝逐北至范夫人城

本漢

將築此城將亡其妻率餘衆完保之因以為名匈奴奔走莫敢距敵會貳師妻

子坐巫蠱收

坐江充誣陷衛太子相連

聞之憂懼軍大亂敗貳師降

單于單于素知其漢大將貴臣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
上自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及士卒數萬人不復出
兵三歲而武帝崩漢兵自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
重墮殯罷極苦之

孕重懷妊者也墮落也殯敗也罷讀
曰疲極困也苦之心厭苦也殯音讀

自單于以下常有欲和親計及昭帝即位霍光輔政徵
天下賢良文學之士問人疾苦賢良皆言請罷邊戍去
戰鬪尚德義崇禮讓以懷遠無示奢侈安人而已議曰
夫匈奴之地廣大而戎馬之足輕利故利則武奮病則

鳥折辟鋒銳而攻罷極少發則不足以更適多發則不堪其役役煩則力罷用多則財乏二者不息而人遺怨此秦之所以失人之心實社稷也

賈音殞

夫地廣而不德

者國危兵強而陵敵者身亡是以聖王見利慮害見遠存近方今為縣官計者莫若偃兵休馬厚幣結和親脩文德而已若不恤人之急不計其難亡十獲一非文學之所知也大夫曰漢興以來脩好結和親所以聘遺單于者甚厚然不為重質厚賂之故改節而為暴害滋甚

先帝觀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懷故厲將卒奮擊誅
滅功勲粲然著於海內藏於記府何論亡十獲一乎夫
君子所慮衆人疑焉故常人可與觀成不可與圖始此
固有司所獨見而文學不覩也往者匈奴據河山之險
擅田牧之利人富兵強衍行爲寇則句注之內驚動在
鴈門郡一而上郡以南咸城守文帝之時虜入蕭關烽
名西陲山火通甘泉匈奴西役大宛康居之屬南與羌胡通先帝
推讓斥奪廣饒之地建張掖以西郡今隔絕羌胡瓜分其

國是以西域之國皆為內臣匈奴斷右臂長城之南濱
塞之郡馬牛放縱蓄積布野未覩其計之所過也文學
曰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周之致遠不以地利
以人和也百代不奪非以阻險以文德也吳有三江五
湖之難而兼於越楚有汝泉兩棠之固而滅於秦秦有
隴阨穀塞而亡於諸侯晉有太華九河而奪於六卿齊
有泰山巨海而脇於田常桀紂以天下兼於鄣薄秦王
以六合困於陳涉非地利不固無術以守之也今釋邇

憂遠猶吳不內定其國西絕淮山與齊晉爭強也越國
乘其疲擊其虛使吳任用子胥修德無極其衆則勾踐
不免為藩臣何謀之敢虜也夫匈奴之車器無銀黃絲
染之飾素成而務堅無文采裙褱曲襟之制覩成而務
完男無刻鏤奇巧之事宮室城郭之功女無綺繡淫巧
之制織纊羅紈之作事省而致用易成而難弊雖無短
戟長弩戎馬良弓家有其備入有其用一朝有急貫弓
上馬而已資糧不見案首而支數十日之食因山谷為

城池因水草為倉庫法約而易辦求寡而易供是以刑

省而不可犯指麾而令自從嫚於禮而篤於信畧於文

而敏於事故雖無禮義文書刻骨卷木百官有以相紀

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也羣臣於官計者皆言其易而

實難是以秦欲驗之而反見亡也故兵者凶器不可輕

用也其以強為弱以存為亡非一朝爾大夫詞屈不能

對壺衍鞮單于立

孤鹿姑之子

諷謂漢使者言欲和親意乃

歸漢使不降者蘓武馬宏等

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域為匈奴所遮忠

戰死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

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

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其後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復希犯塞宣帝初烏孫昆彌

烏孫國謂王曰昆彌亦曰昆莫

復上書言連為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

國半精兵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等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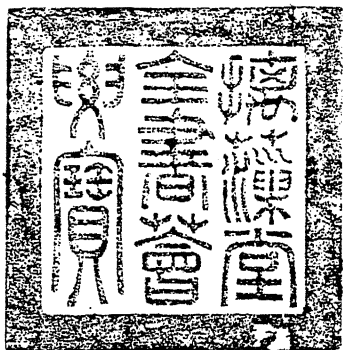
孫昆彌自將兵五萬餘騎從西方入五將軍兵凡二十餘萬衆匈奴大破民衆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其後漢擊之匈奴不敢輒

當

當者報其直

滋欲嚮和親而邊境少事矣

通典卷一百九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趙之璧